

原创长篇小说

张建东◎著

罪案逆转

教师被错杀，为何刑警大队长一口咬定他就是凶手？
事实被掩盖，黑白被颠倒，正义被蔑视！

一个普通手机号码，难道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？

罪案逆徒

张建东◎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罪案逆转/张建东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8. 10
ISBN 978-7-81139-272-2

I. 罪… II. 张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8796 号

罪案逆转
ZUIAN NIZHUAN
张建东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9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39-272-2/1·025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eppsup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书店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mulu

第一章 1

狂乱中触碰到了她头上的黑布，一只眼露出些许视线，她看到伏在她身上的那张脸——这个瘦瘦的，有几分秀气，一副高中生模样，就像个小弟弟……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？为什么忍心这样对她？无法想象，他竟然像野兽一般……

第二章 27

“是可以不管，但这事若让他丢了面子，过后他会给我们好看，一县之长想找我们的麻烦，那还有我们过的呀？将来我拍拍屁股走人，你们不行呀……”

第三章 57

一种令人发毛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地撞击着他。可能错了！他脑子里杂乱无序，紧张、焦躁、恐惧、愠怒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挤压着他，颓然地坐在那里，全身冷汗淋漓。

第四章 89

他自知这案件有软肋，暗想要是让那个律师盯着，不一定会在哪儿下手呢。到那时不是七条疑问和意见了，这个倔律师会想法掀翻他们认定的事实。

第五章 135

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有什么意见时，律师提高嗓门儿说：“我相信我的当事人是冤枉的。起诉的内容不能成立。那桩抢劫杀人案件并非被告人所为……”



第六章 177

这个尾号 5233 的手机肯定会成为案件的突破口，只要耐心深挖会有收获。他已看到了初露端倪的黑盖子，并有信心撕开一角，掏出里面的一切……

第七章 219

他刚转过身，枪就响了，打在右胸上，他惊愕地张大了嘴，骂道：“妈的，你骗我！”

第八章 265

公安部发出了 A 级通缉令。西陵县公安局也派出数批警力奔赴南方各主要出境口岸蹲守，却始终没有发现他任何踪迹……

尾 声 297

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错误和大意，以及种种不明智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连集体也是如此……虽然这代价过于沉重，让人过后不敢想象、不堪回首……

第一章

狂乱中触碰到了她头上的黑布，一只眼露出些许视线，她看到伏在她身上的那张脸——这个瘦瘦的，有几分秀气，一副高中生模样，就像个小弟弟……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？为什么忍心这样对她？无法想象，他竟然像野兽一般……



第一章 7

女孩被绳子捆着，靠墙坐在地板上，嘴上贴着黄胶带，眼上蒙着黑布条——看不到那些人在屋里干什么，只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。听脚步声像是走到隔壁时，她抵着墙猛地向上挺着身子，让翻卷的睡衣坠下来，遮住裸露的腿。

她后悔不该那么轻率地开门。下午没事时，她给他打了电话，想让他过来，谈谈俩人之间的事——这是她考虑多天的选择，她不想再这样下去影响他。没想他的手机关机。她就等着再打。穿着那身他买的睡衣，只想他要是来了，她还像平常那样对他好，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不管他是否同意，过后她都会走，远离这个县城，开始新的生活。门铃这时候响了，她想都没想就去开门，随口问了一声，谁呀？你吗？门外说是检查电路的。她一开门就被撞倒，前面那个戴电工帽的卡住她的脖子，后面的人恶狼捕食般压住她，捂住她的眼和嘴，根本不让她叫出声来。在捆绑与挣扎的过程中，还有个人在她身上胡乱地抓了几把。她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感到惧怕。

黑暗中猜不出他们要干啥——是谋财，还是强奸？还是有人要杀她？他们为什么会闯进宿舍楼来？是几个人？她希望他们是为了钱，可又害怕不是。她在脑子里把她自己可能得罪的人梳理了一遍又一遍，始终找不出有谁会想杀她。她甚至怀疑起了他，他会不会是察觉到她近来态度上的变化，而对地下手呢？她真想

问问这些人为什么？可是她看不见，说不出。她心里暗暗祈求，并侥幸地认为，他们也许不会杀她，不然没必要给她蒙上眼，担心看到他们。

她知道窗帘被拉上了，听到屋里脚步杂沓，判断三个人似乎都在另一间房里。她无法站立，无法喊叫，就悄悄地挪动身子，摸索着往门外爬。冷不丁当头挨了一拳，有人将她拉了回来，吼道：“再跑，老子把腿给你卸掉！”

很快，她听到那伙人将搜罗到的项链、手表、手机等东西往袋子里装时摩擦碰撞发出的错落混杂的响声。

一个尖细的声音问：“瞧，这儿有一瓶洋酒，咱拿着吧？”离她不远的地方，有个粗硬的嗓音说：“不拿——放下！”跟着，又有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：“这台座钟要吧？镀金的，超级的好。”那个粗硬的声音再次说：“不要——放下！”接着，听到酒瓶放在柜子里清脆的碰击声，还有座钟扔在地上碎裂的爆响。

之后，有脚步声朝她走来，很重，在她面前停住。那人边走边翻弄着什么。有拉链的响声，像是她的钱包。那人在她面前蹲下来，用手里的东西在她脸上扇着风，问她这存折是你的吗？还有这银行卡？她只得点着头。那人满意地说，这才是好女孩。他朝她脸上吹着气，鼻子在她头发上嗅着，接着问她：“密码多少？”

看不到那人的表情，嘴上的胶带被撕开一角，她将密码告诉了他。活期存折和银行卡是同一密码，她说了两遍，嘴又给立即封上了。那人朝她脸上拍了一下，好像想起什么，在撒得乱七八糟的地板上寻找着。突然啪嚓一声脆响。她想那是从矮柜上掉下的镜框，里面装着她和他的合影。那人用脚踢了一下，像是停住在看，然后将碎片踢到一边。那人似乎弯腰捡着什么，拈在指间扇打着，重新走到她的身边问：“是你的生日——密码？”她猜想那是钱包里的身份证。她连忙点了点头。

“你才24岁？”粗硬嗓门突然大了许多，他朝她头顶上吐了口唾沫，“大爷我24岁时还养不住自己，而你就有本事买房？你存折上不少干货呀？黄毛丫头一个，是给人当二奶吧？是不

是呀？”

接着，他让一个人在房间里守着，另一个人跟他出去取钱。他俯在她的耳根上威胁道：“离银行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，要是你说了假话耽误了时间，我回来你就没命了。我走之前再问一遍，你说的密码对吗？”

她连忙不停地点着头。他揪着她的脖子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。

临走时他说：“别让她离开半步。要是她喊叫、逃跑，你就挂了她。”

有个人连声称诺。随后，他们走出去，关门，屋子里陷入了沉寂。过了许久，她还以为人都走了，刚试探着弄出点响动，就有脚步声从另一间房走来，在她面前站住，不说话，只听到咕噜咕噜地喝着什么。然后是椅子拉动的响声，那人好像坐在了她面前，仍然在喝着，过一会儿咂下嘴，意味深长地吐着气。有瓶子扔到地上的响声，她嗅到了弥散的红酒气味，有张脸贴了她，能感到发热的喘息。

“他妈的，什么破酒，我还以为跟汽水差不多，怎么有点上头呢？跟你说，可别跑，想都别想！坐在地上难受吧？要不，我把你抱上床吧？——对了，抱你上床得了……”

那人不顾她无声的反对，抱起她，将她弄到里屋的床上。放下她的同时他也倒在她身上没起来。她怎么扭转身子他都不松手，而且搂得更紧了。他的脸贴着她的脖子，嘴里喷着火一般的热气，两手在她身上抓着，慢慢地变得疯狂起来。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，又撕扯开她的睡衣，埋头在她身上拱着。她无法抵挡，全身被绳子、胶带和他控制着，别说反抗，就连声音的挣扎都给捂灭了。

狂乱中他触碰到她眼上的黑布，一只眼露出些许视线，而那个人根本没在意。她看到伏在她身上的那张脸——这个瘦瘦的、有几分秀气的年轻人，年龄好像还没有她大，一副高中生模样，就像个小弟弟……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？为什么忍心这样对她？无法想象，他竟然像野兽一般……

郭全山原来在市技校工作，为了照顾家，才从市里调回了县里。县技校建在城西废旧的防空洞上，被煤矿老板承包了，设施简陋，很多地方不像样子，不仅管理、师资质量不如市技校，连周围环境也糟糕得一塌糊涂。学校院墙外就是条烂街，从头到尾都是饭馆和发廊，一天到晚吵吵嚷嚷，到处晃荡着吃得满脸流油的煤贩子、从井下钻出来脸还没洗干净就想找个地方排遣寂寞的矿工，还有肉艳逼人、满身廉价香水味的按摩小姐。醉汉们不分白天黑夜，经常在街上打架和叫骂，不是因为分钱不均，就是因为争风吃醋。乱得很。

前不久，郭老师班上几个学生在外边喝酒惹事，一群矿工拿着铁锹冲到学校里来报复，结果双方都给派出所抓了起来。郭老师拿出两个月工资交了押金才把他的学生保出来。校长接二连三地找郭老师谈话，这给他很大的压力，担心班上的学生再出事，连累他饭碗都保不住。

没想这时候又有麻烦了。有个年轻老师说，外面有人反映，学校里有人吸毒，还经常到那条街上买毒品。班主任们都紧张起来。郭老师更是提心吊胆，暗想无论如何别再出岔子了，就是有，千万也别在自己管的班上。

下午课外活动，郭老师让人带学生去垒围墙，他则私下里去寝室挨个检查。没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。刚松了口气的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片不大的锡铂纸，还有火烤过的痕迹。他夹出来研究了一番，断定有人在这儿吸过毒。而这排房子二楼住的全是他那个班的学生。这让他头都大了。他立刻召集学生开会，并分隔开逐个询问。结果忙了半天，没一个承认的。真是头痛。

下班回到家，妻子已做好了饭。家在县城北边，妻子谢丽原在县酒厂上班，企业效益不好，刚下岗，在家伺候着卧病在床的公公，还有他们刚满4岁的儿子。吃饭的过程中，郭全山还在想着学校里的事情，闷着头吃一声不吭。谢丽先给老人端好饭，然后又喂孩子，还插空自己吃两口。她没话找话地说，我又见你那个表妹了，刚才买菜的时候，远远地看见她跟人说话，打扮得还是那么花哨。

“我哪有表妹？”郭全山说，“两个老娘同村罢了，还不同姓。”

郭全山知道谢丽说的是徐小霞，在县城西南离他们学校不远的街上做服装生意。她二十七八岁，从外县来，经常打扮得花花绿绿的，爱说爱笑，跟人见面熟。半年前她母亲来看她，说起村上有一个大姐嫁到这里，男人叫郭扁担，在矿上挖煤。徐小霞就拉着母亲来找了，准确地说是来找郭全山的母亲。可他母亲几年前就去世了，他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。徐小霞就自作主张地喊起他表哥来。她想她从乡下来，不过是认个熟人有个照应，也就顺其自然地应着。后来她母亲走了，走之前还操心女儿的婚事，就跟郭全山数落她，不找个正派人过日子，老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往。再后来他了解到，徐小霞不做服装了，有人见她到歌舞厅坐台，有人还说她被人包养了，也不知到底干什么。有一次，他们在街上偶然相遇——她眼圈乌青，满脸疲惫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他正要上前跟她说话，没想她背过身很快躲开了，不愿让他看到似的。从那以后他没再见过她。

谢丽笑笑，说：“我还见你班上两个学生跟她在一起。”

郭全山停住了咀嚼。“什么？我班上的学生？你看错了吧？”

“没错，有个男孩我认识，上个月来过咱家。”

“你是说那个陈磊？瘦瘦的，个儿不高。”

“是，就他。还有个男孩子，比他大，高个儿。”

“他们怎么认识她呢？不会呀？”

“我也想呀，是不是他们在学校外面认识的。”

郭全山放下了碗筷，皱着眉头叹了口气。“不行，我得去找

他们，这阵子我那个班事多……这些孩子总让人不放心，别再搞出啥乱子来。”

陈磊就是他拿工资保出来的学生之一。他没跟妻子说过。

他在心里暗骂陈磊，混蛋小子，又要搞什么名堂？他找徐小霞干什么？

他突然想起不久前看到徐小霞病恹恹的样子，现在想来，她是不是在吸毒？他们找她会不会跟毒品有关……

郭老师出来先到了学校，陈磊确实不在校园内。有人见他和同学宋运来一起出去了。郭老师看了看表，判断他们才出去半个多小时，也许还在那儿跟徐小霞说话。这样想着他就往那儿跑。到了菜市场，他在熙攘的人群里寻找，没有两人的踪影。他知道徐小霞就住在附近，便离开市场边找边问，终于在相邻背街拐弯处问到了。一家私人旅馆的三楼。他敲开了她住的房门。

徐小霞在屋里，没问是谁就打开了门，然后又扑到了床上，叫道，进来吧。他进屋时，看到她侧身横卧在床上，上身穿一件男式T恤，大腿以下全裸露在外面。她正在看录像，电视里发出男女淫荡的喘息声。见是郭全山，她呀地吸了一口气，连忙关上了电视。跳下床走到他面前，亲热地拉着他过来坐下，嘴里嗲声嗲气地叫着表哥。郭全山感到她温热的身子偎过来，头发上弥漫的香水味扑鼻，一时竟有点窘迫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先穿上衣服吧。”

徐小霞瞪大了眼，失声笑起来。“我穿着衣服呐。”

她扯着他的胳膊往前推。“没地方坐，就坐床上吧。”

郭全山犹豫着，徐小霞又笑了。“咋啦，表哥，啥年代了，还不敢跟女孩子近乎？还怕犯错误呀？”说着胳膊像蛇似的缠着他。

徐小霞双手坠在他脖子上，他生怕摔倒，两手扶着她。她身子紧贴着他，搞得他脸红心跳。他说别这样别这样，我是来找人的。她一边在他脖子上亲着，一边说，我早想这样了，怕嫂子才不敢去你家。她嘴里的烟味很浓，他往外推着她，说这样不行。

她笑着问为什么不行？他嘟囔道，我没在外面做过这事。她尖笑起来，说我现在就教你做。她放肆地扒着他的上衣，用力过猛竟扯掉了一粒扣子。他的脖子被她坠弯，脸贴到她胸脯上，但仍不合时宜地问，你看见我的学生了吗？她的舌尖在他耳朵上稍息，问谁是你的学生呀？他忙说，刚才你在外边见过的。她的舌头停止了动作，戒备地说，刚才我没见过谁呀。他说你见过的，俩男孩，我找不着他们，都快急死了。

她从他怀里抬起头，瞪了他半天，随后用力推开了他，耸了耸肩膀，又扑到了床上。她抽一支烟点着，吸了一口，发狠地往外吐着，苦笑了一下，说表哥你来找我，要是想玩玩呢，表妹我陪你，别跟我扯其他的。郭全山说我没兴趣，我只想知道我的学生去哪儿了？他们见你是干什么？

她顿时愠怒，脸色难看起来，“什么？你对我没兴趣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一个破教书的。我叫你表哥是尊重你，我过去没男人也没求过你，现在有的是男人跟我好。你以为我稀罕你呀？我管你什么狗屁学生，快点给我走。”见对方迟疑着，她更加不耐烦地叫起来，“你走吧走吧走吧！”

郭全山说：“你告诉我那两个学生去哪儿了，你卖给他们什么了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卖。你滚！当心我男朋友回来扁你。滚出去！”

她掂起床头的烟灰缸朝郭全山扔过去，郭全山一下子火起来，冲上前朝躺在床上的她脸上就是一耳光。“你干什么？你是谁？你让我滚？”

“你打我？”徐小霞叫着朝他冲过去，被他推倒按着头。

“你男朋友扁我？你以为我怕呀？你作践自己，还把我的学生拉下水，你才欠扁呢！老实告诉我，他们从你这儿拿了什么？他们吸的毒是你给的吗？他们去哪儿了？给我把他们找回来！你说呀说呀！”

徐小霞害怕起来，委屈地叫道：“妈的，你弄痛我了！我怎么知道是你的学生呢？谁给我钱我给谁东西，我管他是谁干吗？你对我嚎什么？我是从别人那儿拿的，又不是我自己的。过过手

赚点零头罢了，我管得着那么多吗？你的学生你管好呀，我求着他喊着他吸了吗？能怨我呀？”

郭全山松开了她，有点无奈地问：“他们吸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我只卖过两次。我说了，是别人给我的。”

“拿了东西，他俩去哪儿了？”

“谁知道……大概去山上树林里了。”

“是黑槐岭上的林子吗？”

“我看他们往那边去了，我又没跟着。好了走吧，别烦我了。”

临走时，郭全山说：“你以后离我的学生远点，不然，我让你好看。”

“我什么也没做，我不是吓大的！你滚吧，滚吧。我男朋友快回来了，他看到你不幸你才怪。他可不是好惹的，你以为谁怕谁呀！”

郭全山快步下楼，顺着街道往西南走，边走边想着陈磊和宋运来两个人在树林里吞云吐雾的情景，脚步就显得匆忙而错乱……

3

当房门敲响时，女孩听到了。那个瘦瘦的男孩在她身上发泄，根本没在意外面的响声。女孩起初呜呜地哭着，这会儿咬牙平息下来，她想是那些出去取钱的人回来了，但更希望来的是自己人，希望有朋友或同事来找她，发现她屋里的异常。门持续地敲响着，瘦男孩终于听到了响声，趿着鞋手忙脚乱地穿好裤子，走到门边，小声地问是谁。听到外面的回答，他嘴里应着，连忙系皮带、提鞋子，将房门打开。

透过黑布下的空隙，女孩看到进来的两条长腿，下面是一双

大皮鞋。狠狠地踢开地上的酒瓶，跨着大步径直往里走来。突然间，那双脚停住了——她想，他肯定是看到了床上的情景，看到了她仰面躺在那里，全身裸露的样子……

那人显然是个高个子，慢慢折叠起身子蹲下，弯腰从下面瞅着黑布条，看到她一只眼，不由大叫起来。她在那一瞬间也记住了他那张脸。她听到，瘦子边喘息边连连对高个子讨好地笑着。

高个子吼叫起来：“你他妈干了些什么？你这不是找死吗？”
有手伸向她，是瘦子看到了她露出的眼，连忙跑上来给她蒙上了。

“混蛋！”高个子朝瘦子拳打脚踢。“你他妈该死！你他妈就会坏事！”

瘦子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尝了点洋酒，没想到会……”

“他妈的！”高个子仍朝他踢打着。“她看到了我们。你他妈把大家都害了！你他妈想坐牢就坐，干吗连累老子？”

她听到高个子快步跑进了厨房，找着什么，走过来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捅的窟窿你去堵，得把她的嘴堵住。我在外面等你——”

她听到了什么东西扔在桌上的响声。像是把刀子？

“去呀！”高个子嘶哑地叫着，粗暴地推着瘦子，瘦子的脚步拖拉，迟疑走到她面前，不停地跺着脚，猛地把东西扔到床头柜上，又听到一声脆响。然后，他噤噤地走出去，来到门口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咱不是说好只求财吗？你这是……我，下不了手。”

“看你那熊样！你是想坐半辈子牢，还是狠狠心断了后患？”

“你他妈快去呀！”骂声继续着。“过后她报警，你就死定了。”

瘦子再次走进了里屋，在她床前发出抓耳挠腮声音。站了一分钟，又出去了，几乎是带着哭腔叫道：“我不行，我做不了。”

“你他妈是不是个男人？”

“我不是——我不是个男人。”

“滚吧滚吧，你这没种的废物！”

瘦子嘴里不停地道歉，打开门跑了出去。

屋子里安静下来，那人点燃一支烟，吸了几口，走到窗边，好像在检查着。他捡起地上的酒瓶，扔到厨房水龙头下冲洗着。然后走到里屋，在床边蹲下来，替床上的她穿起衣服来。当掂起那条裤头时，他放在鼻子上嗅一下，才给她穿上。整个过程，他是那么平静而耐心。穿好衣服后，他又将她在床上放正，让她的身子舒展开来。他给她去掉了蒙眼的布条。她惊恐地看着他。

他说，你看到我了，所以我要杀你。她痛苦地睁大了泪眼。他说你会记得我，对吧？她连连地摇头。他说我把你放了，你不会放过我的，所以我要杀你，你就别怪我。她绝望地摇着头，想叫又叫不出声来。他说，我给你去掉嘴上的胶布，你会不会叫？她摇着头。他说你一叫邻居就会听见，所以你别叫呀。她频频地点着头。他的左手去撕她嘴上的胶带，右手戒备地放在身后，当胶带从她嘴上撕开的那一刻，她拼命地叫了起来……

可是，她失声了，只听见一声低哑无力的呼唤：“救——”还没喊过来，他右手的刀子就猛地捅进了她的胸腔。然后是第二下，第三下……

随后，他扯起床上的被单，坦然地擦着粘在手套上的血，看着她疼痛得梗挺着脖子，嘴里咕噜咕噜地往外吐气，全身痛苦地扭动着，血从她胸前快速淌开，慢慢地流到地板上。他不禁皱起了眉头，连忙背过身去。

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，令已经走到门口的他愣住了。声音在客厅里回响着。他用脚踢开那些杂物，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最后仔细地听，发现竟然来自身上，这让他哭笑不得，不由骂自己，干吗那么紧张？

他翻着装得满满的口袋，掏出了那女孩的手机——此时还在响着。他想打开去掉里面的卡，不小心翻开了接听盖，里面传来一个男人柔软的声音。

他不由好奇地将手机放在了耳朵上。

“哎呀，宝贝，怎么半天才接电话？忙什么呢？连我的电话都不接？嗯？说话呀？怎么了？不舒服了吗？是不是又生气了？”

我刚从市里开会回来，忙死了。我一会过去好了。怎么了？说话呀？”

他冷不丁接了一句：“唔，你过来吧，她等着你呢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那边顿时变成了严厉的声音，“小曼呢？叫她接电话！”

“我是她男人。她在床上睡着呢。你过来吧！”

他说罢合上手机，将后盖打开，抠出了里面的卡，放在嘴里，边嚼边走出了门。他下了楼，走到围墙外边的路上时，将卡吐进了下水道里。

此时，夜雾如纱般降临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回望一眼刚走出的那幢楼，各家各户的窗户都亮了。他夸张地清了清嗓子，耸着肩膀朝西南山上跑去。

4

县长顾鹏远有点急，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，不明白接罗小曼手机的这个男人到底是谁。困惑地琢磨了半天，他又重新拨了过去，这次电话变成了无法接通。他顿时烦躁不安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。

罗小曼连男朋友也没有，更别说结婚了，这点他清楚，怎么会冒出个人说是她男人？这个人跟小曼在一起吗？小曼在干什么？真像他说的在床上睡着吗？她在床上那他在哪儿？他跟她什么关系？他说话那么放肆无礼，好像关系不一般，会是谁呢？难道小曼背着他跟别的男人好了？

罗小曼是顾鹏远的同学罗顺河的女儿。

罗顺河是石门县洪湾乡的中学教师，因为上大学时就结了婚，毕业后又要求跟妻子团聚，就哪儿来哪儿去被分回他家所在的那个镇上，跟当民办老师的妻子在一个学校里。而女儿罗小